

Tony回來了

本周一是農曆二月初二。在幾乎所有的鄉土小說中，莫言的，劉震雲的，陳忠實的，都有「二月二，龍抬頭」。大地氣動了，準備播種春耕。現代都市人，早已遠離了牛馬犁鋤。但二月二卻依舊是個重要的日子。

也不知是誰下了個惡毒的詛咒，說是「正月不剃頭，剃頭死舅舅」。有舅舅的自然不願意惹長輩不痛快，沒舅舅的也不願去觸霉頭。每年二月二，各個理髮店門口大排長隊，正式告別春節新正，從「頭」開始，打拚新一年。

疫情改變了許多事。就像堵車，本是人人喊打的。然而當冷清多日的大街，重新車水馬龍起來，竟然讓人有點小激動——生活終於逐步正常了。而到了二月二，最受歡迎的是，Tony回來了。

內地的理髮店，哪怕是再低檔次的洗剪吹，理髮師也都願意起一個英文的花名，Tony，Allen，Cindy，Sarah，爭奇鬥艷。而Tony之盛行，幾乎已成理髮師代名詞。筆者某次到街對面理髮，坐定之後出於禮貌問理

髮師貴姓，小伙子答曰「姓馬」。筆者多嘴說了一句「小馬你好」，對方竟不甚買帳，淡淡地指了指胸牌「你可以叫我Kris」。以後每次理髮都入鄉隨俗，不敢貿然稱呼。

疫情期間，憋在家裏，網友苦中作樂，製造了許多新梗。比如「別來無恙」——你別來，我就無恙，意思是勸大家別走親訪友，防止傳染；還有「不能自理」——不能自己理髮。

幸而本月十九日，北京市首批二十九家理髮店，經過風險評估，重新開業。為了避免傳染，要求都提前預約，控制店內人數。當來到門口，看到戴着口罩的Tony們專心地工作時，第一次覺得他們挺可愛。以往平淡的日常生活，其實本不是理所當然的。真的應該知足常樂。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關於英雄的青春神話

穿越於一九九八年與二〇一九年兩個時空，四位青少年的命運吸引了億萬觀眾，台灣電視劇《想見你》風靡兩岸，大結局播出當晚，愛奇藝視頻網站服務器因此一度癱瘓。空前盛況，因為這僅非一部常規的穿越偶像劇，我認為是關於英雄的青春神話。

《想見你》故事內核很小，與《少年的你》可謂同一文本，陳韻如、李子維、莫俊杰那早已命中注定的悲涼結局，卻被來自未來世界的尋找真愛的黃雨萱打破，雨萱改變了殘酷現實中每個人的命運方向。死亡與孤獨，是《想見你》直面的母題。面對陳韻如、莫俊杰、李子維、王詮勝的往生，黃雨萱傷逝滿懷但堅信去者的新生所在，她在孤獨紅塵中追尋拯救，不過春夢一場，卻是悲憫與希望。這與荷里活《玩轉極樂園》異曲同工，也與《聊齋》、《牡丹亭》血脈相通。

羅曼羅蘭說過：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明白世界殘酷、遭受了社會苦難，真正的英雄依然說：我熱

愛這個世界，我願竭盡所能去為我的世界而戰鬥。《想見你》中的少年們何嘗不是這樣的英雄！

非現實的神力用世俗夢境呈現，七十分鐘可以講完的灰暗故事，《想見你》卻用一千分鐘的長度講述，百轉千回，最終留給觀眾的卻是一片陽光明媚。伍佑老歌《LAST DANCE》是穿越兩個年代的通行證，音樂成為該劇敘事結構與節奏，很接近傳統古典戲曲重抒情的敘事美學，緊打慢唱，而好聽的歌總是哀而不傷。哲學觀支撐的全劇主旨，通過細膩塑造人物及情感而濃墨重彩，柯佳嬿、許光漢兩位演員的表演實力與劇中角色魅力交相輝映，成就彼此。

《想見你》與電影《陽光普照》相近：困境苦難中的希望，通過嫋嫋藝術技巧表達。兩部台灣新作，值得關注。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羨魚
中學同學A外交大學畢業，轉戰保險業，去美國讀了MBA，回國當上跨國公司二把手（一把手是老外）。平日股票投資也頗有斬獲，可謂財勢雙全。忽一日在微信群中說到當年大學同學已成國防部發言人，還引用孟浩然的詩句「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悵然若失。中學同學B中國科技大學出身，在美國的常青藤名校讀了核物理博士，轉而投身資產管理。考得金融分析師資質後叱咤華爾街，之後為跨國公司服務。一日去北京見到了在中科院工作的大學同學，回頭告訴我：那位當年在他們班裏功課墊底呢。

旁人也許會為他們沒有在原有專業上取得成就惋惜，我卻覺得以上兩個故事未必能說明在本科學習的領域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兩位都是高智商、高成就人士，不過是在人生的某個拐點選了另一條路，和當年的同行者從此分道揚鑣，漸行漸遠。遺憾也許稍微有點，但人生沒有兩全其美，也不可從頭再來。他們對原來的專業有多鍾情或多合適，堅持學外交或物理是否果真能脫穎而出都是未知數。成功原本就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更何況成功的定義那麼多，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成功。

古人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今人卻不是這樣。結婚、離婚、再婚日趨平常，一輩子幾次換工作、改行業也不罕見。與其羨魚，不如想想：子非魚，安知魚之哀樂？人前風光的必有人後受罪之處。做飛魚也好，當鹹魚也罷，我還是更相信莊子的寓言，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曳尾塗中」也是人生樂事。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錯失恐懼症」的疫苗

近日閱報，見有科學家提出「錯失恐懼症」。科技進步讓社交生活網絡化了，而過度依賴網絡又讓人在感到孤立時產生焦慮，就產生了這種恐懼症。它讓人覺得，在自己缺席的情況下，其他人獲得了有益的經歷。於是，一刻不想放過和社交媒体親密接觸的機會。

社交媒体上信息如「流」，隨時時間推移而衰減，或者過期，更讓人有時不我待之感。信息技術對人的誘惑，常以「早知道」為誘餌。新聞頻道好多以「早知天下事」為口號，而微信裏那些標題黨，也總是掛上「老闆們都在轉……」的標題。

比別人先知道一點信息，商人感到能多做成一筆生意；政客覺得可搶先一

步擊敗政敵；即便純潔如學者，似也可佔住一個領域，坐穩開山鼻祖的交椅。多年前，我聽一位頗有成就的學者說，他喜歡的就是「放火燒山」，「精耕細作的工作讓別人做去吧」。

一旦從社交媒体的信息之流中「OUT」，差不多等於被開除「球籍」，又怎能不焦慮呢。問題在於，社交媒体的信息太多太雜，越是擔心抓不住，越如白沙過手，盡數漏去。其實，有許多東西，本就不該得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息也如此。謀經天緯地之業，或應凡事早知道。平凡生活，順其自然，倒是最好。「錯失」沒什麼可焦慮的，有時反是一種減負。

這不是雞湯，實為古樸的民間智慧

，或可作「錯失恐懼症」之疫苗。老家有句俗語，叫作「遲來的和尚吃厚粥」。細讀起來，畫面感很強：廟裏齋板作響，群僧攢動。有個胖和尚舞着袖子，急急走來，卻被擠在了後面。眼看一鍋粥馬上要舀完，灰心之極，一勺子下去，撈上來卻都是乾的，於是笑逐顏開，吃得有滋有味，也更耐飢。

社交媒体信息也一樣，不妨等一等，讓耀武揚威的浮塵飄落地上，空氣便更加透亮；等落後的真相緊走兩步，追上搶跑的謠言，好看清世界原本的模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信謠與傳謠

去年六月至今，香港經歷「修例風波」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各種謠言浮泛，民心被擾。謠言容易造成社會恐慌，最後令管理制度失序失效，最終受害的是每一個香港人。

謠言的形式最早往往只是一句猜測：擔心、疑是、估計、看似……事情的枝節、部分、表象經過類似語言的包裝和演繹，再經一些不良傳媒及政棍的渲染與散播，就會一傳十，十傳百，層層添醋加油，廣傳成真。另一些謠言卻是有意有目的性有針對性編造的。一些連影兒都沒有的事，也能憑空捏造出有鼻子有眼的故事。這兩者都沒有真憑實據支持，經不起邏輯的推敲。

只是一些靠情緒和偏見煽動起來的謠言。

古文中有個故事。有家人每天要安排一人，到遠處挑水供家用。後來他們在院子挖了一口井，省了每天挑水的一個人工，於是告訴鄰居：挖了井，等於省了一個人力呢。事情傳開後，最後傳成了這麼個故事：某家挖井，挖出了一個人！這便是口舌加料，把芝麻傳成了西瓜。有些謠言則是扭曲事實，借題發揮。六月以來香港某港鐵站死人事件、拘留中心女大學生遭強暴事件，就是生安白造的典型案例。

不論哪種方式造的謠，在香港都總有大把人信，信者又往往是傳謠的積極

者。分析這些人，他們或是文化不高，見識不廣；或是不愛讀書，懶於動腦。總之，是些缺乏分析推理解能力、邏輯思維混亂、性格浮躁衝動的低智者。有的人受教育少，信謠尚可解釋；偏有些受過高等教育以上的人也信謠，那就是其立場決定的了。這後一種人的政治取態已屏蔽了事實，弱化甚至消弭了分析的習慣和智慧。這些人成了與所受教育程度不符的信謠傳謠者，是自取其辱。

在網絡時代，謠言頻出。個人固要加強辨識力，當局建立權威發布制度，更是遏止謠傳的有效一招。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一樣米養百樣人

粵語有云：「一樣米養百樣人」，意指社會上有不同階層人等，人的生活方式或想法都有別。在我看來，這正是香港的社會特色，只要彼此尊重，求同存異，大家都可以愉快地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我媽媽現在年逾八十。她原籍廣東開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由廣州來港，自此成為香港的一分子。那年頭香港的人口不多，勞動力不足，媽媽並不是知識分子，也沒什麼特別技能，但仍憑着堅毅精神，在香港從事基層工作，從此生活下去。當然，她在香港結識了我父親，將我誕下來，才可把故事延續……

事實上，香港自開埠以來，不單是

一個華洋交匯的城市，也是外來人口聚集之地。除了西方人士，香港在上世紀初已有不少印度人居住，在社會上擔任不同形式的工作。不少印度人其後在香港落地生根，繁衍後代。更甚有部分印度人與香港人結婚，自此便視香港為家。

除此之外，當年香港有唔喺兵，都是從尼泊爾專程而來。自從唔喺兵的制度結束，居港多年的尼泊爾人大都沒有回鄉，繼續定居香港。大部分尼泊爾人聚居在新界錦田，形成他們的獨特社區，與香港人亦無分彼此。

多年來，香港不單是旅遊的「好客之都」，也對各地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協助，施以援手。因此，不少越南難民在

七十年代來港，其後大部分難民轉赴其他國家，但亦有一部分人繼續留港，以港為家。另一方面，大部分香港家庭都需要聘請外籍女傭，她們大多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不少外傭在香港工作多年，雖然最終都會回鄉，但留港期間亦是香港的一分子。

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以及內地同胞，一同成就香港現時的繁華社會。香港從不抗拒其他人士，並不是因為我們的物質豐盛，而是因為我們內心富足。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聖喬治與龍》

聖喬治屠龍不僅是自中世紀流傳下來的最神奇的聖人傳說之一，還是西方藝術史中經久不衰的創作題材。其中活躍於文藝復興初期的保羅·烏切洛《聖喬治與龍》，無論構圖和造型都堪稱此主題最具代表性的版本。畫作以極富想像力的、如中世紀插圖般略顯「卡通」的表現手法詮釋了這一家喻戶曉的傳說。左側的公主將已被其腰帶拴住的龍從岩洞中牽出，而右邊身騎白馬披着鎧甲的聖喬治則將長矛刺向張牙舞爪的惡龍，他身後漩渦狀的風暴則凸顯了傳說的奇幻性。值得注意的是，側面示人的公主是以中世紀傳統的二維平面所繪製；而她身旁的惡龍和騎馬的聖喬治則採用了具有科學性的三維前縮透視法。



近三十年後完成的《聖喬治與龍》當中。然而，儘管畫家試圖用位於透視焦點的背景遠山營造出景深，畫中向地平線延伸的綠草坪和地面石磚向右側傾斜的矛盾處理，卻證明他尚未完全參透此技法。

作為已知最早的繪於布面的意大利油畫，烏切洛的晚年名作《聖喬治與龍》乃是罕見的既包含中世紀晚期人物造型，還融入文藝復興初期線性透視技法的實踐性作品。畫作向我們反映出畫家企圖融合舊傳統和新思想的大膽嘗試，也可作為繪畫在時代更替中逐步過渡的例證。烏切洛獨特的畫風使得他並無直接的追隨者，但聖喬治馴馬刺龍的經典姿勢卻對後世影響深遠。拉斐爾、丁托列托、魯本斯、德拉克洛瓦、莫羅等各時期繪畫巨匠均借鑒此圖像完成了同題材名作，其中魯本斯和德拉克洛瓦二人的多幅狩獵題材作品也套用了相近的躍馬搏殺姿勢。十九世紀法國學院派巨匠安格爾更將烏切洛的聖喬治屠龍造型如法炮製到他兩幅《羅傑解安潔麗卡》中。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我的上海「老爸」

要慢慢地品，才有滋味。我退休了，你還年輕，你有權過上好日子，更好的日子。」說完，他就那麼慈愛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

這是久違的父愛的溫度。中學畢業，父母離世。我入讀大學之後，徐老師的信忽然就密集了起來。他看似不經意地提醒，回過頭去看，都是因為他擔心我一個人在外面「學壞了」。記得大一下學期的一天下午，有個中年男子到學校的宿舍找我。他是徐老師的一個晚輩，從上海到成都出差，徐老師叮囑他，一定要抽時間到學校看看我，帶我改善伙食。徐老師還讓他帶給我一千塊錢——而那時，我

和徐老師還從沒見過面。這是怎樣的一種信任、一種愛。生活那麼殘酷，我又是何其幸運！

徐老師把我當孩子，我卻從沒有叫過他一聲父親，這是一輩子的遺憾。第一年在上海工作的冬天，有天突然降溫，快下班時前台打電話給我：「你爸爸給你送大衣來了。」我納罕。來到公司大門，只見徐老師拿着一個大袋子，在寒風裏就那樣着急地看着我，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掉了下來。

（中）

負暄集 趙陽
jac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